



## 儿时的冬天

□陈建苗



汤青 配图

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更冷。

每年的秋收冬种结束以后，生产队总要利用冬闲时节安排修水利，主要是发动男女老少掘河泥。趁天气晴好，抽水机抽干河道的水，社员们从河底到河岸一字排开，接力递送泥浆和泥块。那时没有高筒靴，卷起裤腿，赤脚走向积水的河底，河中结着薄冰，试探着将一只脚伸进水里，忽觉一股寒流一下子直冲心底，立刻打了个寒战，咬咬牙又把另一只脚踩了下去……

天冷了，过去老屋的木门窗漏风，每到冬天来临之前，家家户户总会把窗户用尼龙纸糊好，以防西北风吹进屋里。

挑一个晴好的日子，当家人从柴蓬里拔几把早稻草（早稻草比晚稻草松软），用铡刀将早稻草铡成手指般长，一截一截的，晒在竹篾上，趁午后的暖阳收起来，装在一个粗布做的布套里，铺在床上保暖，闻着又有稻草的香味。

水缸周围围上稻草，用一根竹杠斜插在水缸里，防止水缸结冰破裂。

猪圈的围墙和房檐之间留出的空间，用竹杆和稻草扎好草帘子一层一层叠挂起来，挡住吹来的寒风。给菜地里的萝卜和黄芽菜盖上稻草保暖，以防雨雪冰冻。

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熬。如果北方的冬天是干冷的话，那么南方的冬天就是给人一种湿冷的感觉，由于南方的湿度大，这种感觉是深入骨髓的。家里没有生火和暖气，晚上睡觉，脱了棉袄棉裤，盖在被子上，用手压一压，钻进冰凉的被窝里蜷缩着身子，好长时间才能暖过身来。有时候后半夜醒来，却迟迟下不了起来方便的决心。早晨起来，要穿冰凉的棉袄棉裤，怕冷懒在床上。棉袄棉裤在灶间烘过后，起床就容易些。尤其是棉鞋，在火灶上烘过，热热的穿进去舒服多了。

早上起来水缸里结着厚厚的冰，一根竹杠冻住了，碰碰它，一动也不动。湿毛巾被夜里的冰塑了型，硬邦邦的立在脸盆里，只得用热水瓶里的热水冲软，再舀一勺灶台上的汤罐水洗洗脸。端着一碗年糕泡饭，放点猪油和酱油，那是最美味的早餐。

戴上口罩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走在结冰的路上去上学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，牙齿也会打架，两只耳朵像刀割一般。走在前面的小伙伴，一不小心两脚一滑，仰天一跌，后面的小伙伴赶紧上前把他搀扶起来，他咧着嘴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
前几天，南方的气温遭遇断崖式下跌，西北风将银杏树的叶片吹得纷纷扬扬，满地都是黄色的叶片，一树金黄的样子不见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；石榴树留下的几片残叶还顽强地挂在树梢，几只干瘪的小石榴在寒风中晃荡着，还想着留住已经逝去的秋天。一股寒潮袭来，夜里忽然飘起了雪花，一下子进入了速冻模式，虽然今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迟一些，但来得很猛，没有迟疑，说来就来了。

### B

教室里的温度跟室外差不多，北面的玻璃窗不知是哪个捣蛋鬼用石头扔破的，尼龙纸没有糊严实，一股冷飕飕的北风从缝隙吹入教室，十分阴冷。红通通的手冻僵了，有的生了冻疮，握不住写字的铅笔，只得时常捧手呵气。脚指头也冻麻了，教室里时常传来同学们双脚踏地的声音。好不容易熬过一节课，传来下课的铃声，老师一句“下课”，学生们从教室鱼贯而出。男同学扎堆取暖，一个个依次倚朝阳的一面墙壁用力往前面挤，不时声声地喊着：“哎哟！哎哟！”女同学主要是玩踢毽子的游戏，有时也相互追逐嬉闹。课间十分钟，实际上是活动取暖的时间。

我读的小学是当时大队办的一所学校，离家有两里路，路上两边是空旷的农田。初办时设在一所老旧的庙宇里，叫“天王殿”，“破四旧”时，寺院改成了学校。后来大队为了改善办学条件，在庙宇旁边又新盖了七八间简易的砖瓦房，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在那里读的小学。当时，学校没有食堂，无力提供午餐，老师和学生都是回家吃饭。碰到冰冻雨雪天，父亲会顶风冒雪拎着篮子，送午饭过来，让我们

在路上少受点寒冷。

放学回家后，最想亲近的是火灶。那是取暖神器，黄铜铸造的，有多眼的盖，还有提梁，可以拎着四处行走。里面烧的是砵糠或锯末，铲上没有烧透的棉花秆的红灰盖在上面，引着砵糠或锯末，冒一阵烟，烟尽了，就可以盖上盖。砵糠和锯末慢慢延烧，有时砵糠太实了，火力渐微，就要用“拨火板”沿边上挖两下，把砵糠拨松，火就旺了。先烘烘手，再暖暖脚，脚暖则全身暖。全身暖和了，就想着弄点吃的。从豆瓮里取来一把倭豆（方言，蚕豆），掀起火灶盖，拨开表面的暗灰，将倭豆一粒一粒煨着，不一会，倭豆发出“扑扑”的声音，赶紧翻个面，散发出的香味，真诱人。在食物稀缺的年代，炒倭豆是农家常见的最好吃的零食。火灶，小孩需要，老人更离不开。我家里有两只火灶，一只归爷爷专用，年纪大了，怕冷，白天黑夜火灶不离身，见我们放学回家，招呼我们围着他烘烘手，把煨好的年糕分给我们。傍晚时分，母亲准备淘米做饭，我最乐意干的家务活，就是跑到灶间生火烧饭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轻松地往镬洞里添着柴草，火光映红了我的脸庞，浑身暖和。

### C

落雪天，学校放假。那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。老屋的西侧有一小块竹园，积雪压弯了竹子，竹梢直抵地面，我使劲摇落压在翠竹上的积雪，竹子瞬间挺拔了。父亲和大哥在前边铲雪，我跟在后面用硬脚扫帚往道路两侧扫雪。刚扫不久，碰到邻居家的小伙伴，即刻放下扫帚，玩起打雪仗、堆雪人的游戏，弄得头发和衣裤上全是雪，雪花落入颈部后背，冷暖自知，不敢出声。房檐挂着一排冰凌，亮晶晶的真是好看，举手够不着，往上弹跳也差一截，拿来扫帚，往上一套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冰凌落入扫帚柄的竹筒里，我和小伙伴抢着吃冰凌。小伙伴淘气，玩的点子多，他说：“小河里结冰了，冰层厚厚的，可以行走，也可以滑冰。”我听后也饶有兴致。他从家里拿来一条黄漆凳（八仙桌配套的凳子，在当时算是高档家具了）。走到河埠头，我小心地在结冰的河面上踏着试了试，觉得冰层还结实，就慢慢地往河中间走，走着走着，胆子也大起来了。小伙伴不但走得快，还将黄漆凳翻过来，四条腿朝上当滑板。他两只手分别握住凳子的两条腿，左脚踏在凳板，右脚用力踩在冰面，一步一步向前滑行，引来一群孩子看热闹。后来被小伙伴的母亲发现了，喝令他赶紧回家，他母亲看看凳面的黄漆被磨得面目全非，着实肉痛了一阵子……

小时候冬天生活的情景，有苦寒和艰辛，也有温暖和欢乐。那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记忆。现在时代变了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尤其是有了空调和地暖以后，南方的冬天不那么冷了。